

【读书人书系】

沈嘉禄 著

来自天堂的报告

当批评家失语或脑子进水的时候，民间人士就会憋不住跳出来吼几声。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机会给了每个人。问题是你能看到多远多深。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一口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来自天堂的报告





【读书人书系】

来自天堂的报告

沈嘉禄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自天堂的报告 / 沈嘉禄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52-0500-8

I. 来… II. 沈… III. 文化—中国—文集 IV. 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0798号

来自天堂的报告

出 品 人: 郝铭鉴

统 筹: 孙 欢

责任编辑: 蒋逸征

装帧设计: 叶 珺

出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建国西路384弄11号甲

印制: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90 × 1240 1/32 印张8.875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2-0500-8/G · 152

定价: 1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0512-5775109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辑 一花一世界
3	剪碎阳光
7	向八世纪的砖头致敬
12	看看民间的美
16	墨迹已干，雕版难寻
20	香有道，不可道
25	精妙绝伦的善业泥佛像
28	青花瓷盘里的一缕东印度风
31	康熙·青花·对口菌
34	影青瓷，昌河的精灵
39	建盏：结就紫云堆
42	玲珑可爱的长沙窑小玩具
46	一花一世界

人到中年，当染雅癖	49
月份牌的妖魅幻影	53
艺术市场正在嘲笑“鸵鸟”	58
帝王情结又一次大发作	62
官窑崇拜和创新精神	66
盛宣怀在世博会为何吃退货？	69
隐含在铜兽首中的皇权意识	72
别学义和团，也别学马尔罗	77

第二辑 给万吨水压机喷上红漆 81

别把吴冠中当超女	83
川剧的那张脸	87
戏曲的生命在于传唱	90
大师与红烧肉	93
癞痢还会笑吗？	97

100	请莫纳多吃火锅
104	在宏村看学生娃写生
107	隔着玉河“呀呀索”
110	老照片，流金岁月的唇印
114	孙悟空为什么打不过蝙蝠侠？
118	读书这档事，不妨随便谈
124	令人感慨的“红色小提琴”
129	给万吨水压机喷上红漆
133	凭什么清算新天地？
139	建一个连环画博物馆为何这么难？
142	星巴克别宫
146	文化遗产也作假
150	“猪坚强”发福了
154	肚腩的开放
158	油漆对“风景”的突然“描绘”
162	艺术与钱，哪个印象更深？

作协的派司，大闸蟹的戒指 165

第三辑 跳舞兰 169

跳舞兰 171

四明村 175

来自天堂的报告 179

汉源书店十年了 182

每晚八点，宣科在此 185

洛克，丽江怎能忘记 190

他的鼻梁，勾勒出上海的轮廓 194

她在“苏州河边”徘徊 198

喜看一闻先生畅饮醉啸 203

散淡陆康 208

文人的最后一次性情书写 211

民间艺人戴敦邦 214

219	给东巴文字加点咖啡
223	别具性灵，方成典雅
226	拈花一笑的世俗雅美
229	栽朵绿云做书衣
233	李军，好个豹子头
236	宠爱史努比的陈佩秋
242	无极人生
248	一个勇敢的潜行者
252	盖叫天，还有那只大手
256	小宝这个活宝
259	龚静的药味与琴声
262	片片落英，化作淡淡胭脂
267	比真实更真实的震撼

一花一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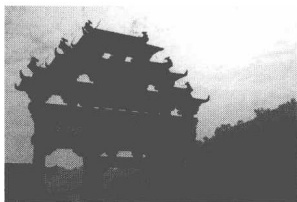
当陕北剪纸的影像投射到北宋景德镇湖田密斗笠碗上面，会发现民间艺人的笑靥与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是一样的，都在歌唱生命、歌唱春天。

剪碎阳光

走过由悬挂在半空的数十根皮带组成的《标准和双重标准》，走过石板上蠕动的整齐的小人影子，走过顶天立地的《幸存者》照片，走过鼓张的铁皮风帆和白蜡凝固的海浪，走过上海美术馆侧面墙壁上 24 只电视屏幕叠成的《向上·向上》，也不管中秋夜整 12 点钟楼上疯狂旋转的时针，演绎《当当当当》的时空隐喻，我只在美术馆二楼延川县剪纸大普查的成果前流连忘返，并对每个民间艺术家会心一笑。就像走进老朋友的家，乐呵呵地道一声：“吃了没？”

今年的双年展主题选得巧：“影像生存”，没有上一届“建筑与营造”那般的虚伪和谄媚，拉拢房产商又力图掩饰资本介入的痕迹。影像的形式，使作为古老民间艺术的中国剪纸昂然进入双年展的庙堂有了可能。虽然我在年初的新闻发布会得知它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但还是为民间艺术会以这样一种活泼的形式呈现而感到意外，它与以怪诞吸引人们眼球的当代艺术形成强烈反差。

延川县位于延安东北部，一个穷得掉渣的地方。对延川县民间剪纸的普查行动是“长征工程”的一部分，它由一个民间艺术机构策划并实施。一群艺术家和志愿者从 1999 年开始行动，从瑞金启程，沿着



当年红军经过的路线,逶迤到了回荡着信天游的黄土高坡,对延川县18万人口梳理了一遍。这是一次民间艺人的总动员,也是一次农民兄弟姐妹们的才情大释放。民间剪纸以最廉价的材质,最直接的传播,最鲜明的民族特色,最率直的诉求方法和个性展现,最简单的影像形态,向城市人,向全世界最激进、最狂妄的艺术家表达了对世界、对人生的朴素看法。

回收来的15006个剪纸作者的材料,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里,摆在一个很大的玻璃柜里。四周的墙面上就张贴着普查的表格——不事修饰的原始档案。

在我们这个国家,表格本身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它的深刻意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深远的。而现在,它的鲜活性让我惊奇。从这些表格中,我分明感觉到民间艺术的亲和力和精神活力。每张表格上除了村名、姓名、出生年月、民族、职业、娘家、家庭收入之外,还有自述。不管自己写还是由别人代笔,自述内容都透露出最真实的信息,给我可触摸的想象依据。

不识字的毛秀莲老人这样说道:我们这种在山里呆了一辈子的人,剪得(的)花花草草竟然可以拿到上海展览。可惜的是我剪得不好,

花花拿出去还不晓得人家笑话了吧。你们要得也太急了，要是多给些时间来剪的话，我就慢慢的（地）想、剪，说不定会比现在剪得好哩。

贺头村的老太太冯玉兰说：我们这一到秋天，雨就下个不停。特别是有枣的地方，人们非常着急。上辈传说，只要用纸剪个媳妇手拿扫帚，天就放晴。我们这儿都会剪。每个人的表格上都要附一幅作品，她附了一张媳妇手拿扫帚的剪纸。

在农村，剪纸原本是自由的抒发，但有人会遇到不自由的事。“剪龄”已有14年的李君林老人说：命不好，寻的男人不定（顶）用，我看见那是不顺眼，我爱剪花花，那还不让，常跟我噪（吵）架，气得我从此再不剪了。事实上她并没放下剪刀，这回她剪了红绿两种花花，很美。剪了35年剪纸的杨碧霞老人说：人家家里都看着我剪花烦着哩，不让我剪，我就爱这个子，只要有空闲就剪，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剪。这些可爱而倔强的老太太真是太痴迷剪纸了。

这些朴实的劳动妇女，在出嫁前叫作女子，把自己的男人叫作掌柜的或当家人。在照片上，那一张张被西北风割得沟沟坎坎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红里透黑，就像紫红色的玫瑰。虽然看上去她们比同龄的城市女性至少老二十岁。

剪纸不是妇女的专利，男人也剪。一个名叫白双泉的男青年在自述里写道：我是一个受苦人，咱延川婆姨会剪花，男人家也会剪一些。男人有男人的风格，男人不剪细制（致）的，但会剪粗糙的。他剪了一个男人，有武松的体魄和胸怀。

得知这些剪纸要放到大城市里参展，农民是掩饰不住欣喜的，但

他们的表达与城里人不一样。贺家村的张氏说：哎，你们怎突然要个花花哩，你们要这些烂窗花还拿去展览，那肯定让人笑话咱了。我剪得不好，能了你们拿着，不能就把那杂丢了。不知到（道）外国人过大年贴窗花不。

民间艺术被一代代的人自觉地传承着，孩子们也加入了剪纸的队伍。他们剪得还比较稚拙，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动漫的影响，而且各人的自述都很简单，有的明确表示不爱读书，或干农活太累，但都喜欢剪纸。

一路走，一路看，一句句地记着，我深深地被这些朴素的民间艺术家感动了。不只是剪纸，还有爱憎分明的表达，更为了他们的胸怀，装得下高山和大海。

“女子一十八般变，俊格旦旦亮艳艳，女子绞花绞叶绞出水格灵灵的毛腮腮，如今日子过红火了，绞个花花叶叶只图个老人平安，儿女日子火红红旺。”马家河乡李家圪村 34 岁的高碧霞，初中文化程度，作品曾经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她在自述里干脆唱起了信天游。

在这些剪纸中间，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洗刷，连缝里积积垢垢也被剔抉出来了。

向八世纪的砖头致敬



八世纪的砖头，只是一种指代。在意大利，八世纪的砖头只能算是小弟弟。但在中国，唐代的砖头已经很少了。八世纪的砖头所构成的巨大时空，我们要用深刻的反思去充填。

阅读《意大利古建筑散记》（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一版）是在春节，要描述我的心情，只能用两个词：激动与深思。开卷后，跟着此书的作者、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陈志华穿行在意大利古建筑之间，仿佛走进一个巨大的博物馆，为意大利人精心修复的古代宫殿、教堂、修道院、钟楼、角斗场、公共浴场、兵营、民居、道路、桥梁等建筑所惊叹，为他们继承、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虔诚和努力所折服。为了充分享受这趟文化之旅，我不得不放慢阅读速度，时不时掩卷远眺窗外，并力图将一些细节铭刻于心：

作为意大利的中心，罗马在公元前八世纪诞生，至今已有 2800 年历史了。古罗马、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拜占廷、哥特、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等艺术在这里得到充分演绎，并给这座城市留下了 1000 公顷的历史风貌中心区。数不清的文物是意大利人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如何保护却是意大利人不可马虎的难题。

一开始,意大利人也犯过错误。中世纪,许多古罗马建筑被拆除,拆下来的大理石被用来建造急需的剧场和民居,还有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也不太珍惜丰厚的家当,常常将中世纪的教堂拆了建造贵族的府邸。大角斗场、卡拉卡浴场、帝国广场等公共建筑甚至成了取之不尽的采石场。最严重的一次破坏是在墨索尼里统治时期,为了突出古罗马帝国的大型文物建筑,这个法西斯头子下令清除了大角斗场和马采尔拉剧场等所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又把刚刚挖出来的帝国广场群的94%面积重新填埋到路下,以便通过装备了重型坦克的机械化部队接受他的检阅。

其实历史老人一直肃穆而忧伤地俯瞰着意大利人,希望他们觉醒和奋起。早在十八世纪末叶,意大利人开始寻找古罗马的荣光,两次加固了角斗场及其他古建筑,古建筑保护专家贝尔特拉密和波依多站到了历史前沿,欧洲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流派——意大利派开始形成。1883年,罗马工程师大会通过了文物建筑修复的重要思想,它的主旨就是:“除非绝对必要,文物建筑宁可只加固而不修缮,宁可只修缮而不修复。”1899年,意大利人开始立法保护古建筑。1939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文物修复中心研究所”。1966年,医治战争创伤后的罗马设立了文物保护和修复研究国际中心,有责任心的文化人行动起来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仅纪念性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一般建筑和环境也被列入保护范围,大量小城镇和村庄的整体保护也开始进行。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今天的意大利骄傲地将古罗马的辉煌